

# 语言的先验想象之力

陈杰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提 要:** 本文以语言直观为切入点,提出想象力是以“自由基”的形式结构性地粘着于语言和语法之上。根据“语言键”和“语法键”联结对象的不同,想象力分为“创制的想象力”和“复制的想象力”,二者在“先验想象之力”和“经验想象之力”的作用下自由扩展,接受规约。在这种“键理论”框架内,“想象力的图式”属于冗余概念。

**关键词:** 语言;直观;想象力;自由基;图式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1-0006-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1.002

## The Power of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as a Bond to Language

Chen Ji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in accordance with language intuition, the language bond theory in which imagination, as a faculty of a priori synthesis, finds itself in the form of free radicals attached to language and grammar, and in the distinction of productive imagination and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both of which exerting power in their transcendental as well as empirical fashion, going through combination and synthesis in respect of grammar. It is therefore asserted that schema of imagination, a redundant term,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anguage bond theory.

**Key words:** language; intuition; imagination; free radical; schema

### 1 作为感性直观的语言

在康德(I. Kant)先验哲学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感性直观。所谓感性,就是人类通过被现象(appearance)刺激的方式而获得表象(representation)的能力;所谓直观,就是通过感性、知识和对象(object)发生关联,以及思维获得质料(material)的方式<sup>①</sup>(Kant 1929: 65)。感性本身为人们提供语言,因此语言是感性的(sensible)。通过规则,对杂多(manifold)进行联结,使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扩大概念,最终生成先天的综合知识,语言就必然地被纳入知性(understanding)的范畴,因此语言是接受性的(receptive)。通过语言,人类被给予一个杂多的世界表象,因此以表象的接受性为基础的语言是被动的。所以,通过语言直观(language intuition),人们只能感觉对象。而人们必须通过知性,才能思考对象。所谓思考,就是凭借概念的认识;所谓知性,就是人类“思维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概念的能力”或者“规则的

能力”(同上:106,112,147)。所以,以概念为形式将直观的语言统一起来进行规约和综合的能力即语法,属于知性。

作为感性认识形式的语言和作为知性认识形式的语法,二者截然不同,又和同运作,作为生成知识的条件,缺一不可。感性不能判断,知性不能感觉;语言不能思维,语法不能直观。前者被纳入后者的范畴,在一个意识中加以把握和联结。也就是说,语言为语法提供感性杂多,语法则提供规则加以综合,生成知识。没有语法,语言不过是表象的堆积;没有语言,语法就是空洞的运作。

所以,语言和语法相互结合,才能构成人类的知识。但是,语言和语法属于不同质的东西,同质的东西能够“结合”,不同质的只能“混合”。因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平台,基于此,语言和语法才能实现互通,获得结合。假如该平台是一个“实体”,那么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它更像是一种“自由基”(free radical)。作为人类的官能结

构,它使语言和语法、感性和知性具有较高的活性,由此结合生成知识。这种自由基就叫作“先验想象力”(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其在知识生成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力就叫做“先验想象之力”(the power of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 2 语言的先验想象之力

康德对想象力的论证摇摆不定。有时他认为,“想象力是在对象不在场时,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同上:165)。也就是说,想象力是一种感性的表象能力。有时他又认为想象力是“先天地限定感性的能力”,因为其机能是将感性的杂多纳入一个意识中进行联结和综合,“在行使着自发性,是限定性的,而不像感觉那样是可被限定的”,所以想象力是“知性对感性的一种作用”,属于知性的综合能力(同上)。有时他又认为想象力属于第三种能力,是“感性和知性这两大人知识主干所来源于的可能的、不为人知的共同的根”(同上:61)。因此,康德这种论述的不一致使我们对语言的讨论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语言和语法完全不同,需要譬如想象力的沟通才能相互结合生成知识;另一方面,在语言和语法二分的前提下,想象力的介入必定会破坏理论的简洁性(simplicity)和完美性(perfection)。

对此,海德格尔认为先验想象力不是联结感性和知性的外在纽带,而是二者的“共根”,二者“受其支撑,因其稳固”,“结构性地根植于先验想象力之中”(Heidegger 1997a:97)。因为康德并没有意识到先验想象力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未知的“根”面前退缩了(同上:112)。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想象力”并不等同于康德的“想象力”。康德认为先验想象力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联结的官能,而海德格尔认为,它是一种“结构上的可能性”(同上:109),与本体相关(Heidegger 1997b:189-190),使感性和知性成为可能。因此,海德格尔的立场必然将语言引入本体之域,而与本文关于语言作为感性直观的旨趣有所不同。

本文是对先验想象力的新诠释和延展,认为想象力以“自由基”的形式粘着于语言直观之上。作为语言的一个“键”,想象力具有较高的活性:一方面与语言存在作用力,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外壳层构型(open-shell configuration),存在着与相应“语法键”<sup>②</sup>结合的可能,从而将语言纳入语法中,获得规约与综合,生成知识。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通过感官接受语言的杂多,但这种杂多不确定、不稳定,只有在自然

的驱使下,对其进行综合(synthesize),才能形成纯粹的语言杂多表象。然后,通过想象力将杂多联结(combine)起来,使之成为相互关联的语言(表象)本身。因此,即使对象不在场,这种想象之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验性的和规约性的。就像“独角兽”、“圆的方”、“金山”或者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尽管其相应对象不在场,我们仍然可以在经验中找到如“兽”、“山”或者 green,作为杂多的或语言的表象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伴或相继出现。所以,如果我们引出一个[<sub>SPEC</sub>圆]就必须将这个表象一个接一个与其它的表象,比如[<sub>De</sub>的]和[<sub>NP</sub>方],在一个意识中根据某种规则联结,生成[<sub>DeP</sub>[<sub>SPEC</sub>圆][<sub>De'</sub>[<sub>De</sub>的][<sub>NP</sub>方]]],即“圆的方”。否则,先行的表象丢失,或者在进入后继的表象时先行的表象没有再现,那么就永远也无法产生一个完整的语言表象。因此,只有经过语言键的“联结前阶段”和“联结阶段”才能最终进入语言和语法的联结阶段。这时,想象力再次发挥作用,“语言键”和“语法键”得以联结,在语法的统一性中,知性的语法对感性的语言进行综合,生成先天的知识。所以,如果意识不到我们正在思维的“圆的方”就是我们先前思维的“圆的方”,那么先前对语言的联结就属于无用功。“圆的方”就仅仅是当下一个新的语言表象,而不是依照规则而成的杂多的语言表象,或一个能够接受语法综合的整体。或者,如果我忘记“圆的方”曾经是如此这般生成的,那么我就认识不到“圆的方”,因为“圆的方”这个概念(本应该)就是知性的语法对语言综合的结果。或者,实际上,通过语法对语言的综合,“圆的方”必定会从“语法键”上脱落,而仅仅作为语言的表象而存在,因为它并不符合知性的判断,也不能从根本上增加人类的知识。

因此,感觉以语言直观为根据,而联结以想象之力为根据。一切语言,不论它们是作为直观的形式还是表象,也不论它们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与语法发生关联,如果不能被纳入到知性的语法中,在一种统一性中进行综合,也就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从经验的语言中剥离出一切经验的东西,或莺莺燕燕,或花花叶叶,那么剩下的就是纯粹的语言——一种感知世界的空间形式。因此,对后者的联结就是纯粹的、先天的,属于先验的想象力,而对前者的联结是经验的,属于经验的想象力。先验的想象力是经验的想象力的先决条件,只有按照先验的原则,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对杂多进行联结,对经验杂多的联结才有可能。否则,语言虽

然会给出现象,比如“圆的方”,但却不会给出任何经验性知识的对象,也不会给出任何经验。或者说,如果知识要具有客观实在性,即与对象相关,并具有意义(Sinn)和所指(Bedeutung),那么这个对象就必须能够以语言的方式出现,否则这些概念就是空的,即使我们由此做了思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认识到,因为我们只是在玩弄语言表象而已。或者说,即使作为纯粹语言的纯粹空间形式,其概念是如何地纯粹,如果没有被运用到经验的对象上,它就不具备客观的合法性,因而就是没有意义的(Sinnlos)和没有所指的(Bedeutungslos)。

### 3 创制的想象力和复制的想象力

想象力分为创制的想象力(productive imagination)和复制的想象力(reproductive imagination)。(Kant 1929: 165)前者作为“语法键”结构性地根植于知性,与知识的生成有更直接的关联,因此称为“创制的”;后者作为“语言键”结构性地根植于感性,与知识的生成有着间接的关系,不及前者那般具有“灵性”,且相对来说表现出一种接受性,因此称为“复制的”。但是,就语言及语法各自联结的主动性而言,二者都具有联结之力,且各自都包含有“先验想象之力”和“经验想象之力”。

创制的想象力发生在“语言键”和“语法键”的联结阶段,知性的语法将感性的语言纳入到一种统一性中进行综合,生成先天的知识。这时,如果语言表象属于纯粹的空间形式,那么联结的结果就是先天的、纯粹的、综合的判断。虽然我们可以凭此自认为先天地知道很多,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我们脑中的臆断。就像“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些命题,我们并不能就此认识到任何东西;或者,它们其实就等价于纯粹的语言表象本身,无法引起我们对经验世界的任何联想,也没有任何客观效力与意义。但是,如果纯粹语言的空间形式获得经验的表象,那么创制的想象力就必定会自由联结,生成先天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这种判断是在创制的想象力下,由“经验想象之力”在“先验想象之力”的基础上促成的。所以,我们只有在思维中画出一个点,才能思考一个点,只有在思维中引出一条线,才能思考这条线,最后经过联结和综合,生成先天的综合命题“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同上:198-199)。先天综合判断只有跟“语言键”的“经验的想象之力”发生(间接的)关联,才能实现其综合的客观有效性。

复制的想象力发生在“语言键”的联结阶段,由杂多的语言表象过渡到语言表象,表现为“先

验想象之力”和“经验想象之力”。“先验想象之力”决定语言表象之间必须依照这个而不是那个规则联结。比如 I love you 这句话,如果从规则的角度考察,那就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子,即 $[_{IP} [_{SPEC} I] [_{I'} [_{I} (PRES, SING)] [_{VP} [_{SPEC} \Phi] [_{V'} [_{V} love] [_{NP} you]]]]]$ 。其中, $[_{V} love]$ 和 $[_{NP} you]$ 首先进行联结,生成动词条 $[_{SPEC}, VP]$ ,然后 $[_{V} love]$ 左向移位后与 $[_{I} (PRES, SING)]$ 合并,满足性数一致的要求,最后动词条在 $[_{SPEC}, IP]$ 上联结 $[_{SPEC} I]$ 这样大致上就生成 I love you (SVO) 这句话。语言之所以这样而不那样联结完全是先天设定的(configurational),而不是后天约定的(conventional)结果。所以,一方面,通过先验想象之力对(杂多的)语言表象的联结,先行于一切经验性的想象之力;另一方面,经验想象之力以先验想象之力为驱动力,使后者的联结具有客观实在性。否则,就会出现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完全符合先验想象之力的规则,但由于没有现实的经验加之于其上,因此它甚至就不是一个判断,而只是一个“空壳结构”,神气收敛,却无法成形。即使在想象力的创制阶段与“语法键”联结,也无法形成稳定的价键,而只能脱落还原为语言表象本身。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与逻辑学家们提出的“Snow is white 是真的,当且仅当 snow is white”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二者都基于经验,受制于经验,同时又要与理性建立关联,进行匹配。但是,与创制的想象力不同,复制的想象力的自由扩展性要大于规约性,这在“经验想象之力”上表现尤为明显。在“经验想象之力”的作用下,(杂多的)语言表象相互联结固然遵照一定的规则,但却不是按照前后相继的次序来规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设定先行的语言表象 $L_1$ ,然后将不是必然跟随其后的语言表象 $L_x$ 联结其后,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经验想象之力”的癫狂游戏。尽管它们与经验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但它们也只能是寻常人的胡言乱语,智障者的痴言癫语,或者失语者的只言片语。

### 4 想象力的图式

康德对图式(schema)的论证令人费解。有时图式似乎就是想象力本身。比如康德认为,图式是介于知性和感性之间的第三者,是知性的概念将感性的表象归摄于其下时所必需的条件,因为“一方面它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由此才可能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二者结合生成知识(同上:181)。有时图式似乎是先验的时间

规定,因为“一方面,就其是普遍的且建立于先天规则之上而言,它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的杂多表象中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的时间规定又与现象同质”(同上)。有时候,图式似乎是纯粹的直观,因为“感性的这种形式的、纯粹的条件,知性的概念的应用亦受其制约,故我们称之为概念的图式”(同上)。有时候,图式似乎又是想象力的形式,因为“图式就其本身而言始终是想象力的产物……想象力为概念提供形象(image)的这种普遍的规程(procedure)的表象,我称为概念的图式”(同上:182)。在这个意义上,图式其实就等价于先验的想象力。有时候,图式似乎又是纯粹的空间形式,比如就三角形这个概念而言,“三角形的任何形象,包括直角的、钝角的或锐角的,都无法达到其概念的普遍性……就纯粹的空间图形(figure)而言,(三角形的图式)是想象力进行综合的规则”(同上)。

事实上,康德对图式论证的不一致一直饱受争议。叔本华甚至认为图式这个概念是“荒谬至极,无中生有,闻所未闻”(Schopenhauer 1988: 472)。当然,在笔者看来,这种不一致仍旧体现出一种一致,即不论我们如何界定图式,在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中,图式所出现的地方早已由其它概念填入,因此想象力的图式是多余的。即使在本文提出的“键理论”框架内,想象力的图式也同样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即感性的语言和知性的语法结合生成知识,是因为存在语言直观;想象力作为一个“自由基”粘着于语言直观之上,是为“语言键”;具有较高活性的“语言键”自由联结,在“先验想象之力”和“经验想象之力”的作用下生成杂多的语言表象;然后,同样在这两种力的作用下,“语言键”和“语法键”联结,由知性的语法对感性的语言进行概念规约,最后生成先天综合知识。如果图式与想象力有关,笔者想象不出它将是“键”的何种形式或者何种力。

值得指出的是,康德意义上的“图式”与认知语言学的“图式”有着根本的不同。Johnson(1987)曾根据康德“同质相合”的原理,提出人们主要通过空间相似(spatial analogies),即意象图式(image schemata)来建立感知对象和概念范畴之间的关联,而概念隐喻则是人们理解那些没有直接感觉经验的、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的机制。但是,自此以后,“图式”就被认知语言学界谬传,以

至于有人认为图式是空间方位或结构、空间表象、心理现象、地图、语义结构、句法结构、知识结构、知识表征的结构或者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图式本身。所以,认知语言学对概念使用的随意性有待商榷,其解释效力与对问题的解决也仅仅是想象力的自由组合。

## 5 结束语

本文以“语言属于感性直观”这个命题入手,论述感性语言和知性语法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想象力是以“自由基”的形式结构性地粘着于语言和语法之上,以此实现语言之间以及和语法之间相互联结的可能。同时,想象力分为“创制的想象力”和“复制的想象力”,二者在“先验想象之力”和“经验想象之力”的作用下自由扩展,接受规约,生成杂多的语言表象和先天的综合判断。最后,作者指出,即使在这种“键理论”框架内,想象力的图式仍旧是一个多余概念,认知语言学对图式这个概念的继承也必然是多余的和不得要领的。

## 注释

- ①本文对康德的归纳只注明页码,不加引号。下同。
- ②如果“语言键”属于“想象力I型”,那么“语法键”就属于“想象力II型”。因为语言由语法进行规约,前者具有接受性(receptivity),后者具有自发性(spontaneity),所以前者之力必定弱于后者。对此,下文将有详述。

## 参考文献

- 陈杰. 语言:性质和表征——以康德先验哲学为进路的形式而上学考察[J]. 外语学刊, 2010(4).
- Heidegger, M.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a.
- Heidegger, M.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b.
-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Kant, I.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 London: Macmillan, 1929.
- Schopenhauer, A. *Manuscript Remains* [M].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88.